

革命奇僧曼殊上人(二)

蔣君章

不着痕跡的革命宣傳家

曼殊對革命的貢獻，不是馳騁於疆場，而是以筆桿為槍枝，宣揚抗清的節義或介紹外國的革命史實，發人深省。他從不作正面口號式的宣傳，故不着宣傳痕跡，收效較一般正面宣傳為大。

曼殊遺文中，有嶺海幽光錄一文，前面一段，是自序的性質，略云：「我粵濱海之南，亡國之際，人心尙古，苦節堅貞，發揚馨烈，雄才瑰意，智勇過人。余每於殘籍中見之，隨即鈔錄，古國幽光，寧容沈晦？……船山有言：才俗相率而為偽者，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。吾亦欲於古人可誦之詩，可讀之書，相為汰治而潛移其氣，自有見其本心之日昧者，足亦可以悔矣。」由此，可見其撰述嶺海幽光錄之用意。

嶺海幽光錄中所錄之「苦節堅貞，發揚馨烈，雄才瑰意，智勇過人」的人物，有僧祖心、零丁山人、婁帷烈女、增城吳生之未婚妻、乩仙蘇氏、番禺李氏女、益陽王妃、王桂卿、張家玉、陳邦彥、李元蔭、陳子壯、屈大鈞、天濠街女、聶娘等，茲介紹數則如下：

1. 僧祖心，博羅人，禮部尚書韓文恪公長子

，有康濟天下之心，年二十六，出家為僧，寄居羅浮廬山甚久。其遁跡空門時，蓋已有國破家亡之痛。福王由崧即位於南京時，曾至金陵，意欲有所獻替，時乙酉年，清為順治二年，西元則為一六四四年。南京被陷，親見士大夫壯烈死難，作私史，被搜獲，酷刑甚慘，凡所交遊，絕不言及。發戍藩陽，歌哭無常，賦詩數百首，皆國破家亡的傷心之作，兄弟弟婦等皆死難，可謂一門忠烈，而祖心則以不能隨父於地下為憾，其詩名曰「刺詩」，傳世不多，其一云：「人鬼不容髮，安能復遲遲；努力事前路，不為兒女悲」。有句又云：「地上反淹淹，地下多生氣」，其悲憤可知。

2. 零丁山人，姓李，名正，番禺秀才。順治三年城破，父死難，山人逃禪，自稱今日僧，遷居零丁山，經常高歌文天祥正氣歌，歌罷而哭，哭罷復歌。零丁洋近崖門，屢欲投死。惟念生尙可以輔君，乃易服而返。喜閉戶獨居，或窺之，則去髮為束而焚之，謂：「以髮還諸父母，全歸之未能，故傷之耳。」每飲酒至酣，高歌痛哭，以洩胸中之憤懣。有句云：「身當病後哀歌短，家自亡來骨肉輕」；「多病一身堪久客，故園諸

弟尙重圍」；「夜夜哀魂同夢父，年年孤影愧稱兒」。其悲痛為何如耶！三十七歲，鬱鬱而死。

3. 吳氏未婚妻，增城湛氏女，受聘於吳氏。屈及笄，廣州城陷，投井死，吳氏子迎喪以歸。屈翁山為作琴操云：

嗚呼嘻，井之陰陰兮，美以以魂嫁猶不沉兮；匪一日之沉兮，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。謝君之友兮，以禮而合幽冥之琴瑟兮。

4. 益陽王妃殉節，順治四年，明室益陽王遇害，其妃美，清兵欲妻之。妃要求棺葬其夫，盡哀而後嫁。兵出買棺，妃在衣中置小刀數十，刃皆向外。及殮，出葬北山。兵欲犯之。妃大罵，兵怒，抱持甚緊，被傷數十處，滿身血流而倒地，妃自殺。

5. 張家玉，東莞人，崇禎時進士，進翰林院庶吉士。甲申，李闖破京師，家玉被俘，罵賊不屈，聲巨辭辯，賊異之，謂「吾殺此曹多矣，臨死嘶戰，不能作一語，未有若此人者。」乃釋之，乘間走南京，不能留，乃至錢塘，與鄭鴻逵等擁立唐王聿鍵於福州。旋與鄭采部守邵武。家玉

獨率軍至廣信，連戰皆捷，遂解福州之圍。鄭彩者鄭芝龍之族人，芝龍有降清意，故與家玉議戰守，不洽。家玉乃至廣東鎮平，曉諭山賊，得精壯萬人，而清軍已至上杭，兵心已解。會遭天父喪，遣東莞，而清軍已陷廣州。巡撫佟養甲素聞家玉聲譽，乃遣其同科進士張元琳召之。家玉衣冠出見，責張元琳以大義。張歸報，仍以書招之。家玉覆書曰：「孔門高弟，太祖孤臣，如玉其人，安可以不賢之招之乎？生殺榮辱，惟公命。」旋與何不凡等起兵，襲東莞城，執其新令，所至響應。會清軍至，家玉兵敗，走西鄉，而其祖母、母、妹等俱赴水死，妻被執，斷股而死。家玉在西鄉，得衆二千餘人，屢襲東莞不克，視其家，則被殺殆盡，連祖墓也被發掘，拜哭而去，西鄉旋被破，乃走鐵岡，得數千人；續走十五嶺，又得三千餘人，攻克龍門縣，進攻博平、長寧、連平，皆捷，又增兵力萬餘人。乃分其衆爲龍、虎、犀、象四營，進佔增城。李成棟圍之，相持十日，力盡，哭別餘衆，投野塘而死。年三十三歲。死時，懷隆武帝所賜之銀章，上鐫「正大光明」四字，這便是家玉的人格。所乘黃馬，自墮於谿水而死，義哉此馬！眞使恬不知恥而甘爲虎倀之漢奸羞死！

6. 陳邦彥，順德人。福王卽位南京時，上政要三十三條，爲權奸所抑，不用。唐王見而壯之，故至閩授官，使監廣西狼兵。甫至嶺上，而福州陷，勸蘇觀生退保惠潮，不從。時丁魁楚等擁立永明王於肇慶。丁魁楚與蘇觀生不睦，蘇使邦彥至肇稱賀，丁魁楚疑蘇觀生將有異圖，乃擁永

明王至梧州。邦彥進至梧，丁魁楚侍太后與永明王而見。授以兵科給事中，使爲慰蘇觀生，而蘇已另立唐王弟於廣州。邦彥勸其與永明王合兵，蘇亦不從，竟與永明王兵戰於三水，兵敗而死。蘇觀生眞可說是該死！

李成棟軍既破廣東各路義軍，乃溯西江而上，攻陷肇慶（今稱高要）梧州，丁魁楚被害，向平樂追擊永明王。陳邦彥聽到了這些消息，乃往甘竹灘，說合余龍，乘虛進襲廣州。邦彥在高明山起兵，自陸路攻廣州，余龍則自水路入珠江，廣州大震。巡撫佟養甲飛調李成棟軍回援，並揚言將取甘竹灘。余龍聞訊，以家屬均在甘竹，水路方面之威脅遂解；但各方義軍則紛起響應，如陳子壯起義於九江，張家玉舉兵於東莞，霍師運起兵於花山，一時風起雲湧，清軍又手忙脚亂了。張家玉之起義，顯然受到陳邦彥的號召。邦彥寄書家玉云：「成不成，天也；敵不敵，勢也。方今王師風鶴，桂林累卵，得牽制毋西，得手之間，庶可完暮，是我致力於此，而收功於彼也。」由此可知陳邦彥之舉兵，乃在間接的勤王。

我們細讀曼殊上人的嶺海幽光錄，完全在記載清軍入粵以後的虐政和當地居民和知識分子的反抗運動，忠貞義烈，世少知者，這是廣東的「揚州十日」和「嘉定三屠」的抗清故事。當時揚州十日記和嘉定三屠二書，已普遍流傳於海內外，引起知識分子激憤，對革命運動之發展，收效甚宏。故曼殊補以此文，證明當時抗清運動，粵海義士未落人後，此不僅表彰了嶺海義士的潛德幽光，且爲反清的革命運動，增加了更多有力的

宣傳。這篇文章之富於革命的刺激性，實與揚州十日、嘉定三屠同稱重要。

曼殊愛國憤世憂時的心情，不勝枚舉，茲再錄一則如下：

「拜輪詩選自序」云：「去秋，白零（按即柏林之異譯）大學教授法蘭居士遊桂林，會納於祗桓精舍，……居士屬納爲購法苑珠林，版久蠹蝕，無以應求也。納語居士：震旦（按係指中國）萬事蕙墜，豈復如昔時所稱之天國？此語思之，常有餘恫！比自株陵還歸將母，病起旬牖，搦筆譯拜輪去國行、大海、哀希臘三篇。善篇，拜輪以詩人去國之憂，寄之吟詠，謀人家國，功成不居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……」

從這一段文字中，我們可以理解曼殊對當時文化界之腐敗而不知愛惜文化遺產，深致悲憤。他在病中，還不廢工作，譯成拜輪詩三篇，足證他的用力之勤。他以拜輪自擬，拜輪以慕仰希臘之故，不惜犧牲，協助希臘革命，而且不居功。曼殊既自以爲完全是日本血統，其參加中國之革命，猶拜輪之參加希臘革命，此亦曼殊之自解，以圓其爲日人之胤。實際上，曼殊豪情似拜輪，纏綿似絲絲（按別譯雪萊），都是英國著名的浪漫派詩人，與曼殊的性格，極爲相近，故有惺惺相惜之意，而以拜輪參加希臘革命自喻耳。

曼殊在秋瑾遺詩序中，更表現其對參加革命者之贊揚，以爲後起者的鼓勵。序云：

「死卽是生，生卽是死。秋瑾以女子身，能爲四生請命，近日一大公案。秋瑾素性

，余莫之審，前此偶見其詩，常謂女子多風月之作，而不知斯人本相也。秋瑾死，其里人章炳麟序其遺詩，舉袁公越女事。嗟夫，亡國多才，自古已然！余幼讀明季女子絕命詩云：

影照江干不暇悲，永辭鸞鏡歛雙眉，朱門曾識諧秦晉，死後相逢總未知！

征帆已說過雙姑，掩淚聲聲泣夜烏，葬入江魚波底沒，不留青塚在單于！

少小竹伶畫閣時，詩書曾拜母兄師；濤聲夜夜催何急，猶記挑燈讀楚辭！

國史當年強記親，殺身自古以成仁；簪纓雖愧奇男子，猶勝王朝供奉臣。

悲憤纏綿，不忍卒讀，蓋被罵不屈，投身黃鶴落而死者。善哉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諱思之，視死如歸，唏噓盛哉！

這篇文章中，充滿了佛家出世和入世的思想，出世看空一切，即生死也無所謂，只要認為道義之所在。但其中也有消極與積極之別。如袁公越女為越王勾踐的士卒，訓練作戰的特技，卒成沼吳之功，那是積極的。秋瑾以才女而致力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，那是積極的，後來被執不屈而死，那是積極中之消極，如明季那位投黃鶴落而

死的女子，滿腔憤慨，不屈而死，曼殊特以其遺詩，介紹於社會，以示奇女子的不辱其身之節烈。曼殊在此文中特別介紹之詩，共有八首，這裏僅錄三首，「簪纓雖愧奇男子，猶勝王朝供奉臣」，這是何等的氣概，借此二語，罵盡顏顏事仇的二臣了。

由是曼殊致力革命，痛恨無義無節之人，所以一遇機會，便利用來褒義烈，斥二臣。如對譚嗣同的詩有云：「帶人出山海關詩，有：馬後桃花馬前雪，教人那得不回頭句，然稍陷柔弱。嗣同仁者，潼關詩云：

「終古高雲築此城，秋風吹散馬蹄聲；河流大野猶嫌促，山入潼關不解平。余嘗誦之。」

足證其對戊戌諸人之獨善嗣同。他曾記行脚至紅梅驛破寺窺旁，見手鈔滄歸和尚詩三卷，特記其貽吳梅村詩云：

「十郡名賢請自思，座中若個是男兒？鼎湖難挽龍髯日，駕水爭持牛耳時！哭盡冬青徒有淚，歌殘凝碧竟無詩！故陵麥飯誰澆取，贏得空堂酒滿卮！」

曼殊寄慨云：「讀此，昔日名賢，可知也已！此亦曼殊對吳梅村的不滿意，借滄歸和尚詩以譏之。按吳梅村名偉業，太倉人，明清間的大詩人，清軍入關，梅村怕死事清，既而悔之，有息夫人廟詩云：「千古艱難惟一死。傷心豈獨思夫人！」死時，囑以儒服殮葬，墓碑但書詩人吳梅村之墓，曾有句云：「吾本淮南舊鷄犬，不隨

仙去落人間」，可見其貪生怕死之內心痛苦。所謂息夫人，就是春秋時美人鄧曼，為息國王妃，其國被楚所滅，鄧曼被俘入楚宮，終其生不露笑容，社會人憐而譏之，為立廟，稱為桃花夫人。吳梅村以息夫人自比，但仍為愛國詩僧所不滿。詩中「座中若個是男兒」，是蜀王孟昶夫人之句。

宋師入蜀，蜀中大軍十四萬人齊降，孟昶夫婦被俘入宋，有句稱：「十四萬人齊解甲，其中若個是男兒」，蓋亦深有亡國之痛者，曼殊對此等事，到處留心，錄之以警世，此其一例。

曼殊不僅對我國俠氣豪情愛國志士多所贊揚，即對外國可歌可泣之事亦介紹之，如女傑郭耳縵一文，即為一例。郭耳縵帝俄聖彼得堡（今稱列寧格勒）人，十九世紀末葉，姊妹二人赴美，宣傳無政府主義，一日開演講會，郭耳縵登台演說云：無政府主義者，以暗殺當道為重要手段。聽眾中有輿高士者深為感動，遂於一九〇一年刺死美國總統麥堅尼而被捕。輿高士稱：「行刺之由，迺聽無政府黨鉅魁郭耳縵之演說，有所感憤，決意殺大統領者也。」美國治安當局盡四日之力而捕獲郭耳縵，指為暗殺之教唆犯。郭耳縵慷慨陳詞，謂：「無政府主義者黨員，非必須唆使輿高士加兇行於大統領也，……無政府黨亦何為而必加辦？當世之人，於大統領之被殺也，亦非常驚擾，此誠妾所不解者。妾無政府黨員也，社會學者也。無政府黨之主義，在破壞社會現在之惡組織，在教育個人，斷非持利用暴力主義者。妾對於該犯人之所為，毫不負其責任，因該犯人因自己之見解而加害於大統領，……由萬種

悲憤中大發其拯救其同胞之志願者耳。」

按曼殊此文，似發表於劉師培夫婦所辦之國民日報。當時我國革命黨同志頗有鐵血主義之個人行動者，殆受無政府主義之影響。曼殊以悲天憫人之特具性格，致力於革命，破壞惡政府為革命目的之一，而刺殺一政府要員，社會必為之轟動，是亦宣傳之重要技巧之一端。曼殊實非無政府主義，不過與劉師培(申叔)夫婦有交誼，而撰此文以應之耳。說到劉師培夫婦，那真可以說是一對怪人。劉氏為國學大師之一，與章炳麟齊名，也參加革命行列。其妻何震作紅杏之出牆，因倡言共產公妻之說，劉氏信之，以戴綠頭巾為實行公妻主義而不以為恥，由是而對無政府主義有興趣，實亦不求甚解之盲從而已。其參加上海的革命工作，曾將革命黨之行動秘密向清廷地方官報告，陳英士幾為所害。後來袁世凱將稱帝，組織安會作勸進工具，劉亦參加其間。讀聖賢書，而隨時變節，到處投機，是亦戴季陶所稱的人妖之一。故道德不重知識之追求，而重行為之實踐，否則道德原則等於口頭禪，於世道人心有何裨益？章太炎與劉師培是大丈夫出處進退之誦賊，知識分子應引以為戒。曼殊與劉申叔、章炳麟雖往來甚密，但他們並不是曼殊的真正友人。

翻譯小說不忘革命

曼殊的翻譯小說，現時在坊間流通的蘇曼殊大師集，所收只有悲慘世界與婆羅海遞跡記二文，此書不知出於何人所集，舊時流通曼殊集有多種，而以柳亞子(名棄疾，吳江盛澤人，曼殊密

友之一)之子柳無忌所收集者為最完備，作者曾閱是書，今已記憶不清，但確知所譯不止此文。悲慘世界為曼殊首次譯作，實為一描寫社會悲劇而富有革命性之作，故亦譯慘社會，以白話行文，用章回體，以合中國社會一般讀者的胃口，其回目如下：

太尼城行人落魄 苦巴館店主無情

感窮途華賤傷心 遇貧客漁夫設計

世態炎涼，有如此狗 婆心惻惻，僅見斯人

鬼眼官場，萬般不管 人奴賤種，遇事生風

孟主教慷慨留客 金華賤婉轉陳情

無賴村迫出無賴漢 麵包舖失了麵包案

為世不平，俠士題壁，恩將仇報，惡漢揮刀

忍奇辱紅顏毒命 刺民賊俠劍無情

遣英雄老俠贈金 別知己美人揮淚

敗家子黑夜逢良友 守財奴白手見閻王

寄情書佳人懷春怨 滅王黨頑父露風聲

孔美麗斷魂奇烈客 明男德犯駕巴黎城

孟子教濟貧贈銀器 金華賤臨命發天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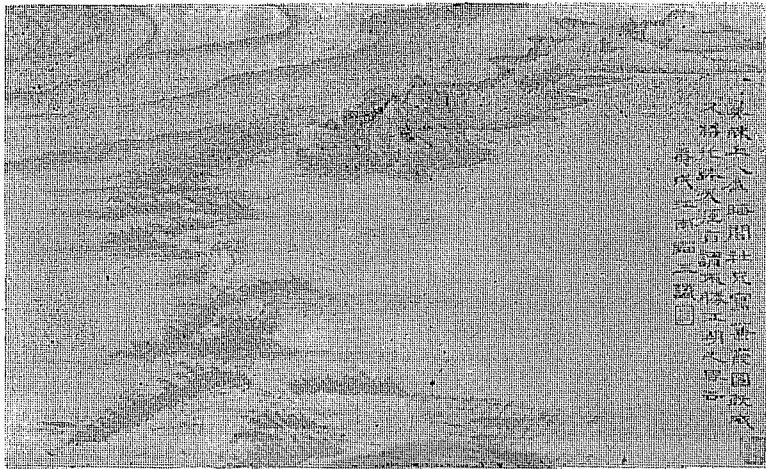
此書為法國名小說家暨俄原著，曼殊大概是根據英文本翻譯的。書中的男主角為姓名華賤。明男德的青年人，另外一個副主角姓名金華賤。明男德，出身中等資財的家庭，但他從小就歡喜打抱不平，看到社會上許多以官壓民、以富欺貧、以強凌弱等等不平事件，常常熱血沸騰，誓欲為之報復。總之，他是富有正義感與同情心的青年。金華賤出身於貧苦人家，父母與姊四人組成了他們一家，姊已出嫁，而金華賤還是一個沖齡的孩子。一日，金華賤清晨醒來，腹中饑餓，喚父

母為之具食，父母不應，喚了很久，僵臥如故，華賤飢不能忍，乃大哭。適其姊歸寧，入視父母，則氣絕已久，乃先將華賤引至其家，然則搜括家中僅有的積蓄，將父母埋葬，自此華賤遂與姊同住，久之始悉父母已死。姊生子女七人後，夫死，賴檢柴，做苦工渡日。會天雨，不能檢柴，也不能做工，一家飢餓，華賤不能忍，乃於夜間擊破一家麵包店的玻璃窗，竊取麵包，店主發覺，追捕之，送官治罪，處徒刑五年，消息在國民日報發布。明男德深為不平，乃取家中積款十餘元，持小刀而出，旨在救金華賤出獄。

男德家在巴黎，而金華賤則寄獄於倫道，相去甚遠，資斧不濟。明男德乃沿途求乞而往，探知華賤寄獄之所，乘獄卒於黎明洒掃時閃入，於深夜持刀脅守獄人出鎖鑰，為啓門，脫華賤之鎖梏，相偕逃出。至黎明前，到了一所森林，相偕入林。明男德見華賤寒不能耐，乃脫外衣衣之，並謂身上有錢，可作川資，俟精神恢復後再走。詎華賤乘男德酣睡時，取其銀與刀，以刀刺男德而逃。男德醒來，不見華賤，而身側有一刀深深插入草地，摸身上錢銀，則已不翼而飛，乃知幾為華賤刺殺，而成一身無分文之人了。

男德既醒，乃沿途而行，至一大戶人家，見一老婦持飯具，乃上前求食。婦謂自己將成餓殍，男德異之，乃詢其究竟，知其夫為一海外僑民，積數年辛苦所得，回家置產，共圖安樂；不料事為村官名滿州苟者所知，乃曲意交好，婦勸阻之，其夫不從。隔了些時，滿州苟向他借銀五千元，其夫謂身邊無此鉅款，滿州苟怒，稱其夫為

大逆不道之兇犯，欲執之，乃允於一星期內籌款相借，因醫家中所有現款與細軟以予滿州荷，又復外出作工，已數年毫無消息，如再無錢寄回，她們就要餓死了，男德聞言，滿腔憤恨，謂必替婦報此惡仇，婦憐而壯之，分食相予，男德臨行，仍謂必為婦出此惡氣，婦但笑遣之，謂不必出此大言，自此別去。



革命奇僧曼殊上手繪菘菘圖。

男德遂向前行，日落西山，前不把村，旁不着戶，正在無可奈何中，忽見前面已是海邊，有一點豆大的燭光，認為一定有漁戶，乃前往就之。行將近，忽聞一老婦斥責一少女，命其停止普通工作，專作倚門賣笑，以便多多賺錢，少女哀求，老婦不許。男德憤之，乃叩門，進入時取一大銅鏡出，看是什麼時候。老婦見狀，恭迎而進，問已進食否？男德正飢甚，老婦為之設食，且為設舖。男德倦甚，正朦朧間，女子入，作慌張狀，遂請男德出金銀，否則生命危矣。男德訝而問之，知老婦為其姑，已出門邀人，將歸而殺男德，投屍海中，並促其即逃。男德恐已逃而女受禍，不忍離去。女屢促之，謂遲恐不及。男德乃問：「吾去，你怎麼辦？」女黯然，男德乃促其同走，女毫不遲疑而允之。行未及遠，其姑偕男二人已歸，男德等避於道旁樹木，卒被尋獲，男德以小刀拒之，女乘間脫走。三人非男德之敵，男德乃得脫險，心念女子不已，但亦無法尋覓，不得已前行，至一破廟安息。天未及明，忽有人喚之，則女也，乃大喜，問其名，始知為孔美麗，相偕前行，至奇烈客。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市鎮，適逢一雜貨店，店主約六十以上的老者，一派正氣，男德乃求其予一工作，以圖糊口。老者見男德為一正派青年，可供驅策，慨允之，並把孔美麗安置於宅中，並引男德至柴房安息。男德至柴房，見一砍柴大刀，喜而攜之。夜將過半，男德越牆而出，至滿州荷居處，適逢其外出而歸，男德劈死之，破曉而歸，為店主所見，怪而問之，男德詭稱至山上砍柴，遇一野獸，將之劈死。

店主大喜，要男德以後即以爲例。越日，國民日報發表滿州荷被殺消息，並懸有賞格，通風報信者賞一百元，擒獻者賞五萬元。所有人民知滿州荷被殺，大家稱快不已。店主知是男德所為，乃引至其家，以其子克德出見，並設宴款待之。男德此舉，乃實踐其對此所見婦人報仇之諾言，意欲設法通知。詎此一婦人，乃店主之妹，伊見此消息，乃商諸其兄，欲得酬金，店主斥之而歸。店主度其妹必向官署報告，乃以銀五十枚，囑男德速去尚海暫避，並為購買船票而護送之，而留孔美麗於其家，男德夙聞尚海有革命黨，及相與接觸，知若輩多數只是口道革命，並無實行勇氣，居不久，即重返巴黎。時其父捐資為縣官，搜括甚豐，見其子久出不歸，正懸念間而男德至，喜怒交加，囑其不可再出。時拿破崙將稱帝，巴黎反拿破崙的革命組織，甚為活躍，男德日與接觸，甚少在家。

男德在上海時，遇一舊友名范桶者，原是富家子，被官迫捐，父已氣憤而死，母援以六千金，囑至上海讀書，由一密友名吳齒者偕行。吳齒真是無恥之徒，日日引范桶至妓寮遊樂，不久，耗金過半，乃向范桶建議，將餘金交給他，至巴黎經商，必可獲利，范桶是之，授以餘金，專等好消息，但吳齒杳無消息。幸遇男德，偕歸，訪得吳齒住址而投之。詎吳齒不認賬，反將范桶毒死，報告無疾而終。男德大憤，方欲取刀殺吳齒，父嚴責之，並扇閉門戶而嚴守之，一日三餐，均由僕役送入。一日，忽有一新僕送飯，視之，乃克德也。驚喜交集，問其家，則其父以曾收殺

人犯，被迫而死，孔美麗亦自盡。其父臨死時，以男德之巴黎住址予之，乃尋至，入明家為僕。男德既悲且喜，即命克德至革命機關部聯絡。未久，得一炸彈，男德乘間離家，俟拿破崙路過而炸之，不料誤中副車，拿破崙未死，而男德殉難。這是男主角的下場。

至副主角金華賤，以屢圖逃獄，罪期延至十九年。及出，獲一黃紙路條，載明犯罪情節，所至皆拒留，飢寒交迫，倒臥在石階上。一老婦經過，憐之，指示其至孟主教處，孟主教款以飯食，特以銀器盛菜飯，並留宿之。金華賤見如此多的銀器，頓生歹念，夜半輕聲而出，盡竊銀器逃走；但被巡邏警察所捕，押至孟主教處。金華賤自覺無險見孟主教。但孟主教坦然見之，並謂銀器係彼所贈，尚有一雙銀臘台未帶走，因不予之，囑警官放走。金華賤良心發現，卒於次日跪主教主處的石路上，路人察之，則已死矣。

以上是摘述悲慘世界中的故事之概略，其中

尙海係指上海，滿州苟係指清吏。曼殊在此譯文中，很苦心的把清吏的貪污殘虐，嵌入此一譯文中，並對上海革命同志之叫人死而自己不死之不滿狀，亦嵌入文中，曼殊誠一有心人哉！

另外一篇翻譯小說「婆羅海濱逐跡記」，是印度人的故事，英人譯成英文，曼殊是從英文文本中翻譯出來的。蓋曼殊所能者為梵文而非印度文，故不從印度文直接翻譯。曼殊自記云：「此印度人筆記，自英文重譯者。其人蓋懷亡國之悲，託諸神話，所謂盜賊赤帽，怒發巨銃者，蓋指白種人言之。」由此可知曼殊翻譯此文，兼有兩種意義。其一，滿清入關，漢人有亡國之痛；白人侵略，我們已陷於被瓜分之苦。此文之具有愛國思想與激勵國人革命奮鬥情緒，他是譯書不忘革命的。

他另外一種翻譯，當時最負盛名，那就拜倫詩的譯成中文。他對於拜倫，欽佩至深，他曾說：「拜倫猶中土李白，天才也」；曾有「丹頓拜倫是我師」之句，在譯詩的卷首，曾題詩云：「秋風海上已黃昏，獨向遺漏甲拜倫，詞客飄蓬君與我，可能異域為招魂」。由此可知曼殊不僅欽選拜倫，而且以拜倫自擬。就他的詩格來說，充滿了天才與瀟灑，稱之為中國的拜倫，殆無不妥。他的拜倫集，得自他的老師羅弼莊湘之女雪鴻女士，雪鴻對曼殊情有所鍾，意欲以身相委，曼殊接受其真情，而婉却其婚事。此集雪鴻女士贈於曼殊病中，故曼殊深為感動，特選其詩而翻出其部分特別愛讀的若干篇，以中國詩格式出之，而不失其原意，誠可稱之為大手筆。

他不但譯英文詩為中文詩，而且也譯中文詩為英文詩，同樣的合於英文的詩的格調，而不失中文的原意，為同時致力於英詩中譯、中詩西譯的諸家所不及。曼殊自云：「今譯是篇，按文切理，語無增損，陳義悱惻，事辭相稱。世有作者，亦將有感於斯文。」蓋符其胸懷之實在話。

一代「袁世凱傳」

增訂再版 章君毅著 全一冊合售台幣陸拾元

袁世凱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不然為之一振。袁在朝鮮十二年間，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史實，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作家章君毅先生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，全書廿餘萬言附林光瀨著「袁世凱和汪精衛」共四百餘頁，另有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全一冊合售陸拾元。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〇一二四八〇。